



教育部版民族語教材誕生的過程：政治大學民族語教材編集部的獨り言
The Incubation Process of MoE's Indigenous Languages Textbooks:
The Monologues of the Editorial Staff of ALCD, NCCU
文·圖·編輯部

部編本族語教材的產程： 政大編輯部的內心獨白

如果上網搜尋「原住民族語教材」，常見的搜尋結果是「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族語E樂園」，接下來是「教育部本土教育資源網」，後面的幾個條目也都看似與政大原民中心無關，但其實無論是族語E樂園還是教育部的網站，連結到的資訊都是政大出版的族語教材內容，現行各校使用的族語學習與教師手冊，可以說是政大原民中心用20年的心血，換得的一本本連載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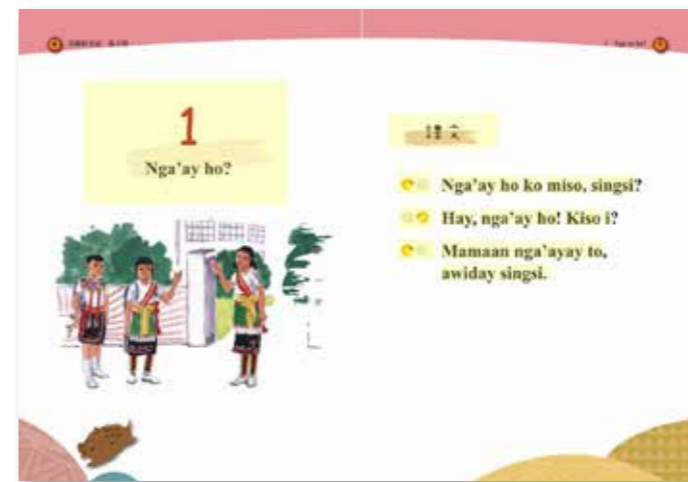
結束族語教材的群雄割據

政大為教材編輯劃出了一道分水嶺，在分水嶺之前，族語教材由各校零星編纂已有70多種，但課文內容大都以神話故事為主題、部落生活為重點，而在分水嶺之後，政大讓教材與現代生活連結，是一個近代性質的語言課本，內容涵蓋校園生活、教室互動、交通工具、日常起居等現代元素，讓教材全國統一適用，做出如此革命性的改變，背後支撐的理念是「要讓族語能夠應用在當下真實的生活中，語言才不會死亡」。且政大版規模龐大，將族語細分為42種，每種族語教材都編11冊，目前總計出版462冊，不僅如此，早在20年前便有建置有聲電子書的遠見，在當時用「異軍突起」來形容原住民族語教材編纂並非虛言。因著本期的主題，編輯部邀請政大原民中心為族語教材奮鬥的尖兵們一同線上聚會敘舊，有初代的李台元老師、陳誼誠老師、賽夏語教材繪師蔡佩芸，中期參與政大四套教材編輯的蔡佳凌助理，以及目前接手教材10-12階編輯任務的劉芳好助理。

上聚會敘舊，有初代的李台元老師、陳誼誠老師、賽夏語教材繪師蔡佩芸，中期參與政大四套教材編輯的蔡佳凌助理，以及目前接手教材10-12階編輯任務的劉芳好助理。

教材鐵則一——錄音必須有童聲

教材的編輯工作繁瑣，大至為族語教材內容大綱定調，小至



線上族語有聲書，每個字詞皆可點擊聆聽發音。

替族語老師morning call都必須包辦，台元與誼誠老師一致通過認為「錄音」是所有工作中最頭痛的環節，對於一個沒有官方教材先例，同時並非主流的語言來說，光是誰能來錄音就已成問題，更遑論當初林修澈總編輯訂下「必須要有童聲」的鐵則，讓兩位老師深感腹背受敵。但總編輯的堅持為族語教材畫龍點睛，台元老師回憶：經常收到政大版的錄音比較活潑的稱讚，有些版本只有成人的聲音會像兩個老人在對話，很難引起學生興趣。

誼誠老師說：「第一次去幫邵語錄音，壓力真的很大，一個70幾歲的老人家帶著10歲的小朋友來，老人家現場教小朋友發音，現場教完就要立刻錄音，小朋友不是發音錯誤就是講錯字，錄音一再重來，到後面小朋友都哭了，看小朋友哭很心疼，我們錄音沒完成我們也很心疼」。錄音的工作再艱難也都各出奇招完成，用現在的眼光回首過去種種，很難想像兩位老師都還能夠笑著談論。

口說一直是台灣在做語言教育比較弱勢

口說一直是台灣在做語言教育比較弱勢的項目，儘管已經推行多年的英語教育都未必能做到學生「開口說」的成效，而族語教育更是困難，因此除了紙本書外，在錄音的工程上盡善盡美也是教材必須看重的一環。



的項目，儘管已經推行多年的英語教育都未必能做到學生「開口說」的成效，而族語教育更是困難，因此除了紙本書外，在錄音的工程上盡善盡美也是教材必須看重的一環。

教材鐵則二——各語別插圖風格不重複

「催稿」是千古不變的「編輯助理夢魘」，43個語別各自設有編輯小組，九階教材每組的編輯委員約6名，十至十二階因已有九階做為基底，編輯委員每組約2至3名，要盯緊這龐大的成員們若耐心不夠是做不來的，但這只能算是難度「中級」的任務。總編輯訂下第二鐵則「每一語的教材插圖必須以不同風格呈現」，找尋合適的繪師、溝通協調、排定進度，才是真正迎來高難度的任務。編纂九階教材時邀請12名繪師為教材繪



2023/03/10政大教材歷代編輯部成員線上聚會合影。



但政大原民中心仍持續在編輯事務上調整流程、優化作業程序，政大端實際參與了教材編輯超過一半的工作內容，芳好補充：每個語別編纂委員其實都要再加入政大助理的名字才名符其實。



政大原民中心出版《族語紮根》與《族語成蔭》。

單功夫。同樣意外開花結果的是繪製阿美語插圖的林建成繪師，竟畫出興趣來，甚至到政大攻讀民族系研究所，這也算是政大族語教材的無心插柳之效吧。

教材鐵則三——務必出版教材編纂紀

政大在編輯完九階教材的三年後，緊鑼密鼓地展開四套教材的編纂工作，蔡佳凌便是完成歷時8年四套教材編纂工作的助理，佳凌自嘲：「這8年，我真的是一路從瘦做到胖」，本以為要開始大吐苦水，佳凌話鋒一轉：「當初為了教材的試教全台走透透，很像是自助旅遊，自己安排行程、住宿、車票，我現在很會安排旅行，我覺得是那時候的磨練」。

林修澈老師非常注重「記錄」這件事，老師說：「沒有記錄下來，會沒有人知道這些血和淚是怎麼流的」。在完成九階教材時政大原民中心出版「族語紮根」記錄教材編輯的4年

歷程，而完成四套教材時依循傳統出版了「族語成蔭」作為編纂紀。佳凌回憶：「製作族語成蔭時，林老師堅持要放編輯委員的照片，但時間真的來不及，我只好大哭，可能是因為哭過了，所以就沒有被逼迫放照片了，而且那一年過年，我把工作打包回家做，除夕夜還在跟美編通電話」，大家一陣哄笑後，佳凌補上：「但我現在看族語成蔭很感動耶」，這可能就是林老師堅持的原因，「辛苦的過程要留下來，當時如果不馬上編，就編不出來了」。族語成蔭使用的照片約有300多張，每一期的編輯、諮詢、研習、檢討會議，現場的實況紀錄全部公開，委員們審查的手寫審查意見以及老師的個人筆記清單也大方分享，試教的過程與評鑑、錄音及有聲書製作的工作畫面等等，儼然是一部用圖、文呈現的無聲紀錄片。

那些無名英雄們

20年過去了，全部的編輯工作接近尾聲，相當殘酷的事實是，編輯族語教材的困



出版完成之族語課本於政大原民中心收藏陳列。

難其實同樣重複著，錄音不順、催稿不成、課文難產，但絕非數十年如一日，革命性的改變是「網路編輯平台」，從以往請族語老師們提供word檔案，到現行老師們可自行上網填寫課文內容完成交稿，解決了當初因為檔案一來一往而必須不斷調整格式的重複性工作，劉芳好分享：「網路編輯平台有好有壞，可以直接編輯、錄音，但其實數位化這件事情還是有困擾，有些老師習慣手寫、習慣word，以前可能是花很多時間抓錯字、調格式，但現在是花很多時間看老師在網路上哪裡填錯」。即使「網路編輯平台」褒貶不一，但從這裡能夠看出，雖然族語教材的編輯工作即將迎來「第12階」完結篇，但政大原民中心仍持續在編輯事務上調整流程、優化作業程序，政大端實際參與了教材編輯超過一半以上的工作內容，芳好補充：每個語別的編輯委員其實都要再加入政大助理的名字才名符其實。

林修澈總編輯的感性面

在聚會的尾聲，林修澈老師說：「這個計畫，養活這個中心，也為族語教材立下里程碑」，族語老師「一路從黑髮編到白髮」，有些當初加入編輯委員的長者們已經天人永隔。「編輯族語教材」從來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使命，在編纂九階教材時，政大原民中心自主另編了兩個並非計畫案內規定的語別，分別為平埔族的巴宰語以及噶哈巫語，原因是老師在走訪部落時意外得知還有能夠講這兩種語言的長者們，於是堅持必須把握住長者還在世的期間，完成教材編纂，雖然目前這兩個語別的教材尚無學校使用，但若連紀錄都沒有，何來的語言復振。◆